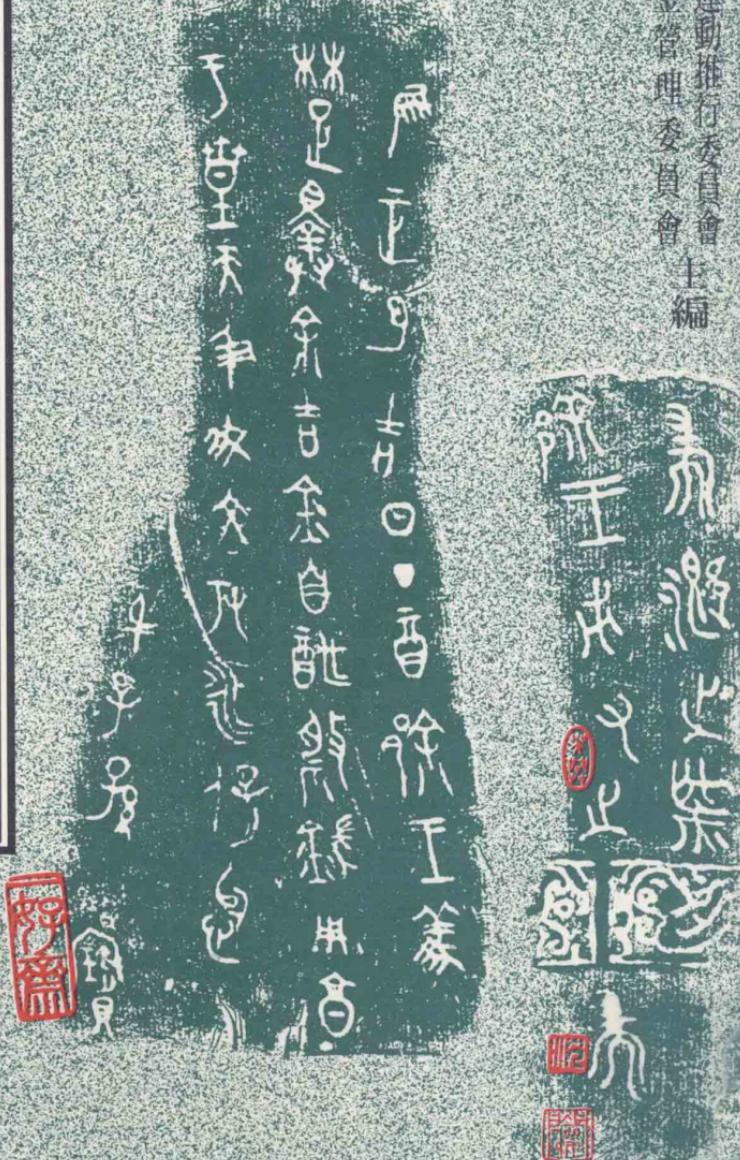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

中國文學講話

王
玉
時

(三)周代文學



中國文學講話——(三)周代文學（諸子部分）

■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主編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文學講話

(三)周代文學

(諸子部分)

民國73年11月一版一印

民國77年3月 一版二印

民國84年4月 一版三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發行人：熊 嶺

出版者：巨 流 圖 書 公 司

臺北市博愛路25號(泰華大廈)312室 10035

電 話：(02)3711031 · (02)3148830

郵 購：郵 政 劃 搬 帳 戶 0100232-3 號

定價：精裝臺幣 400 元
平裝臺幣 350 元

如有裝訂錯誤

即請寄回調換

序

陳奇祿

文學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正如藝術一樣，在各個民族文化中有其可大可久光輝的特性，中華民族文化是以仁為本，以天人為其基調，走向人生，反映人生，關心人生，美化人生的，所以中華民族文學也是多采多姿，質量俱極豐富的，因此它所包括的範圍廣闊浩繁，它所涉及的內容更是博大精深，生為一個中國人，要想對之有概略的認識和瞭解，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開設文藝研究班，其目的在於復興中華文化展開社教工作，進而使社會大眾對自己國家的文學，有所認識和瞭解。七十年間，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在周故主任委員應龍先生的策劃下，擬定以三年時間分六個學期，對中國文學作分朝代的系列講述，期使社會大眾對中國文學有一概略的瞭解，進而提升國民道德與生活品質。授課進行之際，由於中國文學內浩繁，原定於周秦以至漢唐文學講述之後，繼而將宋、元、明、清四朝課程，分兩學期講完，但實際上很難容納，不得已分開為「遼金元」、「兩宋」、「明」、「清」四個朝代擴展為四個學期課程進行講述，致使原定三年六期的計劃擴充至五年十學期始告完成。自七

十年五月至七十五年八月，其間經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周故主任委員應龍先生之策劃督導外，又歷經宋楚瑜先生與戴瑞明先生兩任兼主任委員先後支持與督導，使原定計劃順利完成。

先總統 蔣公曾在五十六年中華文化復興節文告中昭示：

大家知道，文化復興，並不僅僅是要消極的維護優良的，保存光榮的文化傳統，而重在發揚我們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文化教育之光輝。……文化復興運動，不是屬於一時一地的運動，而實為復興民族，重建中華一種長期的運動。實在說：「這就是我們民族自覺，國家自強，一種繼繼繩繩的運動。」

本會文藝研究班以五年長時期完成「中國文學講話」課程實在就是恪遵先總統 蔣公這一遺訓的具體表徵，今後仍將秉持此一目標，繼續努力。

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執行秘書許鄧璞先生每期臨場督促學員錄音整理，文藝研究班教務委員魏子雲先生每期審訂並編輯講稿，各期教授們亦分別就所講講稿參與訂正，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熱心籌劃，分期出版，得使這一巨著按預定計劃持續印行，這些貢獻的功勞實在令人深感敬佩。最近社會各界人士獲悉這一巨著業已完成，而其內容均係國內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學教授所作最簡明優美的講述，爭相詢問價購，巨流圖書公司因特再精裝成帙，整套發行，索序於余，余以是書之成，其嘉惠社會大眾，在學學子，至為巨大，因記其編撰始末之艱辛，至祈博雅君子有所指正。

七十七年二月二日

序

周應龍

西方文學史，每泛指古典文學爲古典時代（希臘羅馬）風格之文學作品，較重形式之和諧完整。至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文學復興，一流作品則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之色彩兼而有之。

而中國古典文學，或對應現代文學一義，與西方古典文學，其義固未嘗盡同。中國古典文學，典籍之浩繁，詞章之華富，流派之廣衍，大家之輩出，或與時以俱遷異，或隨賦以轉衰興，則世界文學卓越樹立，巍然特盛，千載不絕之體系與局面也。斯亦中華文化充實光輝青春永盛之一因焉。

中國古典文學，初無經學、史學、子學之分，蓋古人治學爲文，以經爲基，史爲之筆，而哲學其思也。柳子厚嘗自述其學問淵源：「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直，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動，」又曰：「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是足以證古大家，蓋無不入乎經史，出乎子集百家，而義理考據詞章之並重，要亦經學、哲學、史學、文學之並重，爲之表裏，良有以也。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國家文藝基金會聯合舉辦中國文藝研究班，已經七年，每週一、三、五晚七時至九時授課，每半年一期，已陸續舉辦六期。所授課程有古典文學，亦有現代文學，後舉辦戲劇寫作與兒童文學。由各期參加研究者之興趣觀之，於文學之熱衷，濃於古典，淡於現代。為適合於社會大眾需要，乃自第七期起，專門舉辦古典文學之研究，將原施行之半年一期制，縮短為一季（三個月）一期，對課程安排，作長程計畫，以文學史乘為次第，由經入史而子集百家，再進入專人專書以及專題之研究，俾有興趣參予研習者，對我古今文學能獲得根榦枝蒂之整體了解，所期漸由具體之微而自得其大；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此亦本班研習與教授之原則。

數年以來，參予研習之同學，或中南部不及北來聽課者，多以口頭或信函，要求將教授講詞，予以筆錄整理成書，不僅親炙於講壇下者，可獲溫故之資，遠地之私淑者，亦有據為研習之典史。今商請魏子雲先生主持教務及講稿之集編整理，承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熱心支持，接受出版之約，印之成書。此一講話之史說系列，共有十冊，胥賴各講座教授之諄諄授業，及同學之辛勤整理筆記，有以成之，並誌感焉！

目 錄

陳奇祿	序
周應龍	序
魏子雲	弁言

第一篇 老莊之部

尉天驥	老子與文學	一
黃錦鋐	莊子文學的特質	五
傅錫壬	莊子的寓言	一一
王仁鈞	莊子的散文形態	二五
顏崑陽	從莊子談藝術創造的原理	四九
		七三

第二篇 墨子之部

王多珍——墨子——熱情救世的鉅子 九五

王多珍——墨子的文學觀 一一九

王多珍——墨家的辯術 一四三

王多珍——墨子書的文學價值及影響力 一八一

第三篇 孟子之部

余培林——孟子的辯論術 一〇五

王熙元——孟子中的小說雛型 一一九

張學波——孟子的譬喻技巧及其對後世文學影響 一三五

魏子雲——孟子的文人性格 一四七

第四篇 荀子之部

陳修武——荀子——一個奇特的思想家 一六九

陳修武——荀子學說在人羣共同生活中的建設性價值與潛在災難性 二八三

陳修武——荀子的文學觀——他如何看待詩？ 一九五

- 陳修武 荀子的文學觀——他如何看音樂? 三〇七
 陳修武 荀子一書的文學價值 三一九

第五篇 韓非子之部

- 周富美 韓非——一位悲劇性的思想家 三一七
 周富美 韓非的文學觀 三三三
 周富美 韓非散文的藝術 三四五

第六篇 其 他

- | | | |
|-----|--------------|-----|
| 王更生 | 晏子春秋及其散文特色 | 三六五 |
| 劉兆祐 | 公孫龍子及其文學 | 四〇一 |
| 李威熊 | 李斯之生平、著述及其文學 | 四一五 |
| 蔡信發 | 李斯的文學觀 | 四三一 |
| 田鳳台 | 呂不韋與呂氏春秋 | 四四五 |
| 董金裕 | 呂氏春秋的思想與文學 | 四七九 |
| 魏子雲 | 編後記 | 四八九 |

弁言

魏子

姬周享周八百餘年，乃歷史上最長久的一個朝代。在這麼一個悠久的時代中，留下來的史料，可作為文學研究者，自然應該是豐饒的。可是由於這個悠久的時代，歷經戰火，諸如諸侯們的兼並頻仍，又大如西周末的大戎之亂，東周末的合從連橫；在這樣的戰亂時代，雖將史文載之於乘，也難予以完善保存。迨嬴秦滅六國，爲了書同文而焚書坑儒，再加上楚項羽的舉火阿房，秦之餘紙，也成灰燼。是以到了劉漢當國，連殘簡零縑也聚之不易。好在還有宿儒存活人間，遂賴以口述復立五經，姬周的歷史文献，便是這樣整理出來的。跟着，西漢的學人又不斷的發掘與整理，遂在五經之外，所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有了可觀的編定。儘管漢武時代的董仲舒，有尊儒術黜百家的舉措，也只是把五經列入官訂必修之科，並未嚴禁學子不可讀百家書。所以，我們今日還能在五經之外，見及那諸子百家之文。只是這些書籍，多被視爲經學——如五經等類，或視作政治、社會以及思想方面的哲學——如諸子百家之類。被視作文學者，也只有極少部分，如五經中的〔詩〕，戰國的〔楚辭〕，百家中的〔蒙周〕而已。不過，我們的這個文學研究班，並未採取這個看法，我們的研究，是沿用了舊式書院的方式，把文、史、哲看成三位一體，無論經學、史學，或子集，都一視同義的當作文學研究，冀圖

融滙文、史、哲三者於一體。關於這一點，曾經說明過了。

雖說，存乎今日的經書以及諸子百家，十九都是兩漢人士的口述與發掘，逐步整理出來的，難免有後人的偽纂，如把它們一一取來作為文學研究，不得不有所選擇，是以我們研究周代文學的第一部分，便是「詩經」與「楚辭」，業已編纂成冊，且已印行。「詩經」與「楚辭」被視為文學，自不會有人異議，但光是「詩經」、「楚辭」，當然不能以之代表周代文學，遂有了這一期的諸子部分。可是，當我們的教育委員們集會討論這一諸子部分的課程安排時，便考慮到不少問題。第一，每期七十二小時的講授時間，很難把諸子百家之書，全部安排到課程中來。第二，如「管子」、「列子」等，業已確定是偽書，我們不能再把它當作周代文學研究。第三，他如「兵家」、「雜家」之書，也引以作為文學研究，若以散文形式或修辭入論，固無不可，却會因而減少了其他應行深入研究的課程時間。因此，我們不惟把「兵家」、「雜家」如孫武、司馬、鷗冠等等免了，連「管子」書、「列子」說也都不講授了。好在將來在這一史乘系列的課結束之後，還要繼續開講專書、專人、專題等課程，這些人物以及他們書上的問題，屆時，都有講授的機會，這一期略去，想來也無妨礙。孔夫子不是也未列入嗎？都留待以後再開專課。

教授先生們接受了我們這一期先秦諸子文學研究的課程時，都表示如果是講授諸子的思想，則易於發揮，但將講題專注於文學，則講來就要大費斟酌了。所以這一期的講授，無不各立專題，在體制上，或略異於前。這一點，也是需要在此略加說明的。

第一篇 老莊之部

老子與文學

政治大學
中文系教授 尉天驥主講

今天來和諸位探討「老子與文學」這個命題。老子是我國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和言論對後人的思想和行為，一直有着很大的啟發和影響；文學是人們感情和思想的產物，它之受到老子的啟發和影響，當然也是必然的事實。講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問：「老子只不過是一個單獨的個人，爲甚麼後人的感情和思想一定會受到他的啟發和影響呢？」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有這樣的了解：中國早期的思想家，雖然也是單獨的個人，思想有各自的獨創性，但他們的思想中的主要部份却是中國人共同經驗的智慧。譬如孔子，他墓碑上的文字就是「大成至聖孔宣王墓」，這裏所說的「大成」就是「集中國人的智慧於大成」，也因爲如此，他的思想才能成爲中國思想的主流。老子的思想雖然和孔子的思想有着各自的差異，但其最根本的部份，仍然和孔子的一樣，同樣是來自中國人共同的經驗；老子不過把某一部份特別發揚光大而已。

爲了便於了解，這裏採取一種以今爲證的方法，來說明老子思想的價值；也就是說，以今天世界上已經出現的弊病來證實老子思想的意義。我們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雖然在科技文明上有着令人驚異的進展，但是，由於此種進展而爲人類帶來的危機，却同樣也是令人感到惶恐的。一九

七二年，一個研究人類前途的團體「羅馬俱樂部」，曾發表報告說：「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食物生產和資源枯竭的發展趨勢保持不變，則未來的百年之內，地球總有一天會達到成長的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二者都會出現一種突發的和不能控制的衰落。」而事實的演變似乎比這個警告進行得還快；還不到十年，世界已每天在能源危機、人口爆炸、通貨膨脹、生態破壞、武器競爭、人心麻木等陰影下，使人惶惶不可終日。所以到了一九八一年，「羅馬俱樂部」的另一報告公佈時，有識之士已經警覺到：如果人們再不從文化上對現有的生活作澈底的反省，那麼，人類勢必將一天天走向毀滅，顯然的這也是遲早會發生的事了。

人類今天的生活態度出在甚麼地方呢？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那就是人與大自然的脫節。我們都知道，儘管爲了研究方便，人們可以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劃分成一小塊一小塊來探討。實際上，在真正的生活裏，這一小塊一小塊是不能分割的，不但不能分割，而且還要由彼此的關係而發生作用。試問：世界上真有脫離空間的時間嗎？真有脫離時間的空間嗎？真有脫離物質的精神嗎？真有脫離精神的物質嗎？然而，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們自恃有了科技的工夫，可以讓山嶽低頭，河流改道，便以爲人可以以征服者自居；這種傲慢的態度，便使得人只看重「力」和「權勢」，而忽略了人類的「整體性」和「和諧性」。法國有位學者有一句話正可代表這種態度，他說：「天地之道，可一言以蔽之，曰『征服』或『被征服』而已」；這樣，世界上的切當然就要循着「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原則來運作了。所以，英國學者舒瑪赫（E. G. Schumacher）批評現代文明說：

現代科技所追求的方向——不斷地朝着更大的體積、更高的速度、更猛烈的暴戾之氣邁進，而無視於自然和諧的一切原則——乃根本違反了進步的原則。目前此種盲目發展的結果，顯示着它已破壞了我們生存的根基，在此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重新釐定新指向，使我們的生活趨於人道化。

這樣一來，原本可以造福人羣的科技便隨之發生了變質的現象。這原因說起來也很容易了解，當一些人只顧到自己，沒有顧到別人；當一些人只求取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人類整體的及長遠的利益，其結果便極可能把原本善良、和諧的人性引向相反的一面。在西方，甚至受到西方影響的整個人世間，便在這種失調下漸漸只講權勢，不講道義；只講鬭爭，不講和諧，結果便認為宇宙之間一切都是無意義的，都只不過是偶然的湊合。如此，對整個大自然、對歷史、對人生中間的所作所為就都無所肯定，於是在有限的人生中便只能經由物質的、感官的滿足來麻痺自己，因而便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的虛無主義。文學和藝術既是人生的反映，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也就充滿了蒼白、無望和哀傷了。這是現代文學與藝術一天天走向頹廢的原因。

在古代中國，情形就不是這樣。通常人們說：中國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事實上，根據學者們的考定，當時為了要避免水患，人們不是居住在河的兩岸，而是居住在黃河兩岸的河坎平原（或稱之爲山坡平原）上。在這河坎上，一方面固然有很好的天然條件，但也必須投入人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建立美好的生活。何炳棣教授在〔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一書中，便認為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農業生